

## H 读史侧翼 赵柒斤 古人见面不握手？

为防止疫情通过手传播，今年新春流行不握手。

闲翻古籍发现，最早的先民见面也不握手，庄稼人见面问吃了吗，读书人见面拱手，同级相见互相躬身施礼，晚辈见长辈是跪拜乃至磕头。男女授受不亲、见面更不握手。先秦时期的丧葬礼俗中，就有“握手”一称：“古代死者入殓时套在死者手上的殓衣。以布帛缝制，形如直囊。”《仪礼·士丧礼》谓：“握手，用玄，纁里，长尺二寸，广五寸，牢中旁寸，著组系。决，用正王棘，若櫞棘，组系，紩极二。冒，缩质，长与手齐。”意思说，握手外用黑色布，里用橙色布，长一尺二寸，宽五寸，中间手握部分一寸见方，也以絮充入其中，并打上结。钩弦用玉制指套，放弦用两个丝绵指套，亦打上结。套尸体，上身用黑布套，长与手齐。这种丧葬风俗一直延续至晚清。因“握手”与丧葬有关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握手”在古代便是不吉利动作。

《新唐书·礼乐志十》曰：“握手，玄纁里，长尺二寸，广五寸，削约于内旁寸，著以绵组系。”《大明会典·丧礼四》谓：“著握手。纳履若舄。覆以大殓之衾。内外皆就位哭。乃置灵座。结白绢为云？鬼帛。”此“握手”是古代丧葬的一种硬规定。即古人举行殡殓仪式时，要往死者嘴里放钱币、谷物等，以示死者到了另一个世界仍有吃有喝的，所放之物称为“含”；往死者耳朵填塞棉球，以示之充耳不闻阴间鬼哭狼嚎，此填充之棉球成“充耳”；而让死者手中拿着玉或者其他物品，以示不能让死者两手空空前往天堂，此物则被称为“握手”。直到晚清，“握手”依然被用作丧葬礼仪。晚清李伯元小说《文明小史》中描述晚清官员跟意大利地质专家初次见面的情景，用的是“拉手”而非“握手”；晚清著名小说《官场现形记》写清廷有些官员巴结洋人时用的也是“拉手”。于是，有人推断，古代中国人见面没“握手”这种礼仪，说有些中国人握手不自然，主要是现代流行的握手礼仪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。

果真如此？当然不是！因为古代典籍中还有“握手”的另一种记载。出自《后汉书·李通传》的成语“握手言欢”中“握手”，其义跟现代流行的“握手”所表达的意思几乎一致。而此成语源自于一个历史事实：“及相见，共语移日，握手言欢。”意思是刘秀与李通初次相见，交谈良久，彼此还握了手，双方都非常高兴。而另一个跟握手相关的成语“握手言和”中的“握手”，似乎是一种外交辞令，跟丧葬中“握手”、刘秀与李通的“握手”表达的意思又有区别。

由此推断，古代的“握手”是“通假词”。这揭示了古人对“握手”这个肢体动作，发挥出超强想象力。其实，人的手是最脏也是最干净的，一双手每天都要接触很多东西，包括病毒细菌，但手也是一个人身体上清洗频率最高的一个地方，先民倡导见面不握手，虽非从传染角度考量，却也反映古人智慧。将“握手”与生死和礼仪挂钩，把“握手”上升为一种“道”、一种哲学，这是西方哲学无法做到的。不是吗？现实中，有的人手很怯，有的人手很贪，有的人手很崇，有的人手很冷，像这样的手不主动去握，何尝不是智慧。回

## H 百味书斋 廖华玲 心灵的瓦尔登湖



疫情期间，孩子家中上网课，我在一旁陪读，不过手中拿的依旧是那本《瓦尔登湖》。

曾幻想过满眼的绿意在眼前融合，一大片、一大片地随风起伏，带着春天的气息。而在浮动的绿意之下，则是那片倒映着蔚蓝天空且点缀朵朵白云的湖泊。通往宁静小屋的道路在林间缠绕曲折，露出褐色的泥土，铺陈着几片略微泛黄的树叶。这便是我自己所刻画的瓦尔登湖。

有一个愿望，想要去一次康科德，看看我梦想中的瓦尔登湖是否如我所幻想的那般清澈明净；看看梭罗独居两年的地方，那里是否还有他自己建造的那间木头做的小屋，以及他种的豆子是否和那些野花野草一样淡淡地生活在那；看看流淌的阳光，是否也和梭罗的笔触一样缓慢而有着生命的脉搏。

遇见《瓦尔登湖》是在一个明媚的下午，它安静地摆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，绿色的封面在刹那间便吸引了我的目光。翻开它，便到达了一个宁静的世界。梭罗总是淡淡地叙述着，如同记流水账般记录着自己的生活。他喜欢走路，并认为走路比坐车快，因为乘车必须先得把车费钱赚足了才行，而且他并不把目的地当成一种终点，沿途的风景也是极尽美丽的。他在书中说，原本想买一处农场，已经付了定金，但由于农场主的反悔没有买成。那是他最接近拥有农场的一次，为此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。虽被反悔却觉得是欣喜的，因为他已经饱览了那里的风景，一些美好的事物已经在心灵里安静地沉睡着，所以并未为那个农场的事情而伤心。生活是一种美，而诗人的眼光总是真诚地热爱着这个世界上的美。

淡淡的宁静，享受寂寞，品味孤独，《瓦尔登湖》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一次心灵的荡涤。书从《节俭》开篇，讲述着他怎样在瓦尔登湖旁独自地生活下去，怎样种豆子，怎样烤面包，什么是生活的必需品，怎样节俭地生活下去，不为无意的烦恼而忧心。而在《我生活的地方，我生活的目的》中，他则讲述了为什么向往林子生活，远离人世的喧嚣：“我步入丛林，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，我希望活得深刻，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，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，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时，我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。”每每读到这里，心中便会响起一声对于生命的呐喊：“活着是那样的珍贵，我愿意把整个生命都生活得从容”。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，我们便应该认真地生活下去，崇尚生活，热爱生活，就像梭罗说的要过“坚强的、斯巴达式的生活”。其实，这两章节仅仅是书中的开始，而后还有更多的关于生活的描绘，如孤独、声音、读书等。

这本书几乎是句句经典，每一处都值得我们细细思考：“如果一个人真诚地生活着，那么他必定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”；“我崇尚真诚，如若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真诚，那么他的生必定是不完满的”；“任何时候放弃偏见都为时不晚”；“这里是生活，一个在我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尝试过的实验，他们尝试过了，但是对我却无用处”……

有繁华岁月，便有寂寞时光，《瓦尔登湖》是一本寂寞的书，它的读者一直都是和它有着同样的心灵契合点的人，或许他们在某些时候也孤独着，或许身处于世，心却悠然于外。只想说，我只是单纯喜欢这本书，由于人生的阅历太浅薄，对于它的理解只能停留在当前的阶段，但坚信这是一本可以陪伴终生的书。你我在繁华的背后都有一段寂寞的时光，耐住寂寞，读读《瓦尔登湖》，一字一句地读着，一点一点走进瓦尔登湖，心静便如水。回

## H 佳节词话 程丽英 清明扫墓

清明节上坟野祭的习俗，是从唐代开始的。不过，祭祖上坟的风俗却是由来更久。

据《国语·楚语下》记载，古代的先王们每天一祭，诸侯每月一祭，大夫每季一祭，普通老百姓则每年一祭。皇帝、诸侯在宗庙里供奉着祖先的牌位，他们一般是在这里祭祀，但特殊的日子，他们也会在外面设坛而祭，场面隆重，普通人是无力效仿的。

贫穷的老百姓更需要追奠亡人，更期望得到祖先的护佑。一年之中他们也尽可能多地祭祀祖先的亡灵，除了在年节祭奠外，他们还会在清明、中元、寒衣三大鬼节追奠先人。而清明节正是他们祭祀亡人的一个最好时节。

《祭义》上说：“众生必死，死必归土，此之谓鬼。”当然，古人也不相信“鬼”，祭祀也是活着的人的一种精神寄托。他们心中的“鬼”正像《论衡》中说的一样：“人死精神升天，骸骨归土，故谓之鬼，鬼者，归也。”古人认为人死后，魂魄分开，魂上天，魄入地，所以他们祭奠祖先时，既要用“烟火香味”祭奠他的魂气，又要用“谷食”祭奠他的形魄，这就是古人清明节上坟的主要意思。

“蜀魄啼来春寂寞，楚魂吟后月朦胧”。清明节这天，各地都会给先人扫墓，但扫墓的习俗也不尽相同，如老北京人扫墓并不在清明节当天，因为只有僧人才在清明节这天祭扫坟茔，他们扫墓多在清明节前几天的“单日”进行。在台湾的农村地区，每当扫完墓后，都会有一群孩子前来讨粿类，来的人越多，表示这一家族日后越发达，所以主人很乐意把“发粿”或者金钱分送给那些孩子们。

“纸灰飞作白蝴蝶，泪血染成红杜鹃。日落狐狸眠冢上，夜归儿女笑灯



中国古代风俗百图·唐·祭扫

前”。正像高菊卿在《清明》诗里说的一样，在古代，我国南北方扫墓的差异还是不小的，北方人重祭墓，南方人扫墓后多有踏青郊游之举。明人谢肇制《五杂俎》卷二记载：“北人重墓祭，余在山东，每遇寒食，郊外哭声相望，至不忍闻。而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，纸钱未灰，燐履相错，日暮，坟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。”张岱也在《陶庵梦忆》中写道：“越俗扫墓，男女衣冠靓妆，画船箫鼓，如杭州人游湖，厚人薄鬼，率以为常。”

尽管南北习俗有所不同，墓，大家都是要扫的，因为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。天下人谁能忘了祖，忘了根呢。回

## H 季候物语 耿艳菊 一把青菜的春天

季节的变换很微妙，又活脱脱蹦跳着热烈的生活气息。给乡下的亲戚打电话，聊起家常，说收拾下菜园子，翻翻土，要种菜喽。轻快的语气里有春风拂面的喜悦。

隐居山林的人晒出一堆蔬菜种子、花种子，还秧了一片蔬菜嫩苗苗。嫩苗苗上方的小世界很小很小，是用几根木棍支着，蒙着一层透明的塑料膜，却有无限春意。人隐居心却春风浩荡，要把眼前的园地种成红红绿绿的热闹。性情孤高，而热爱生活的心却是和泥土一样朴实入世。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”“烟暖土膏农事动，一犁新雨破春耕。”千年的烟雨，流逝的岁月，这些唐宋的诗句里有着令人低回的亲切的生活气和朴实的欢喜，更饱含着清新明媚的希望。年年读，年年感动。

今年的春天居家，好多天不下楼，在等待和期盼里忐忑不安。春意却不知觉悄然而至。家人从菜市带回一把青菜，茎粗而实心，叶厚而青碧，我们一时都叫不出它的名字来。清洗时发现有两棵顶上密密地挤着小花苞，一个小花苞已开着明黄的花。呀！这是油菜花！我立即断定。小心翼翼地把这两棵挑出来，养在清水瓶里，瞅着它们，仿佛看到了油菜花开“花如海”的盛况。剩下的清洗，下锅翻炒，在苦闷的日子里品尝到了春天的味道。

春意就是这样有趣调皮，它悄悄地藏在一把青菜里，豁朗一下给人一个莫大的惊喜。如此柴米油盐的俗气生活景象倒是美得宛若那句诗“笑响点亮了四面风”，空气里都是喜悦，让庸常的俗世有几分淡淡的甘甜，有耐人回味的地方。

在我清水瓶里养油菜花的时候，万千人海，迢迢山河，看到有人也在为春天的一点点花开而惊喜。她把路边的几棵萝卜花油菜花用写过字的宣纸包裹起来，半旧的绸丝带系好，放在书桌上当春天里的案头清供，真是雅致极了。慧心巧手，不禁暗暗佩服起她的这份情趣。

书香墨香里并不一定得名花相配，而像萝卜花油菜花这样满身都是烟火气的更有意思。萝卜花油菜花的朴实的接地气的性子，既有花开的明媚悦目，又有一种朴实的泥土的气质，既出世，又入世。

这大概就是生活的可爱之处了，像春天给人无限希望一样，这些小小的可爱如花一样芳香着粗砺的岁月。人总是在烦恼里打滚，而日子赶着日子，终会把烦恼赶走。光阴向前，四季轮回，总有春暖花开的时候。好好热爱周而复始的日出日落和俗气的当下，持守一份浪漫的心境，慢慢欣赏明媚春光花如海。回